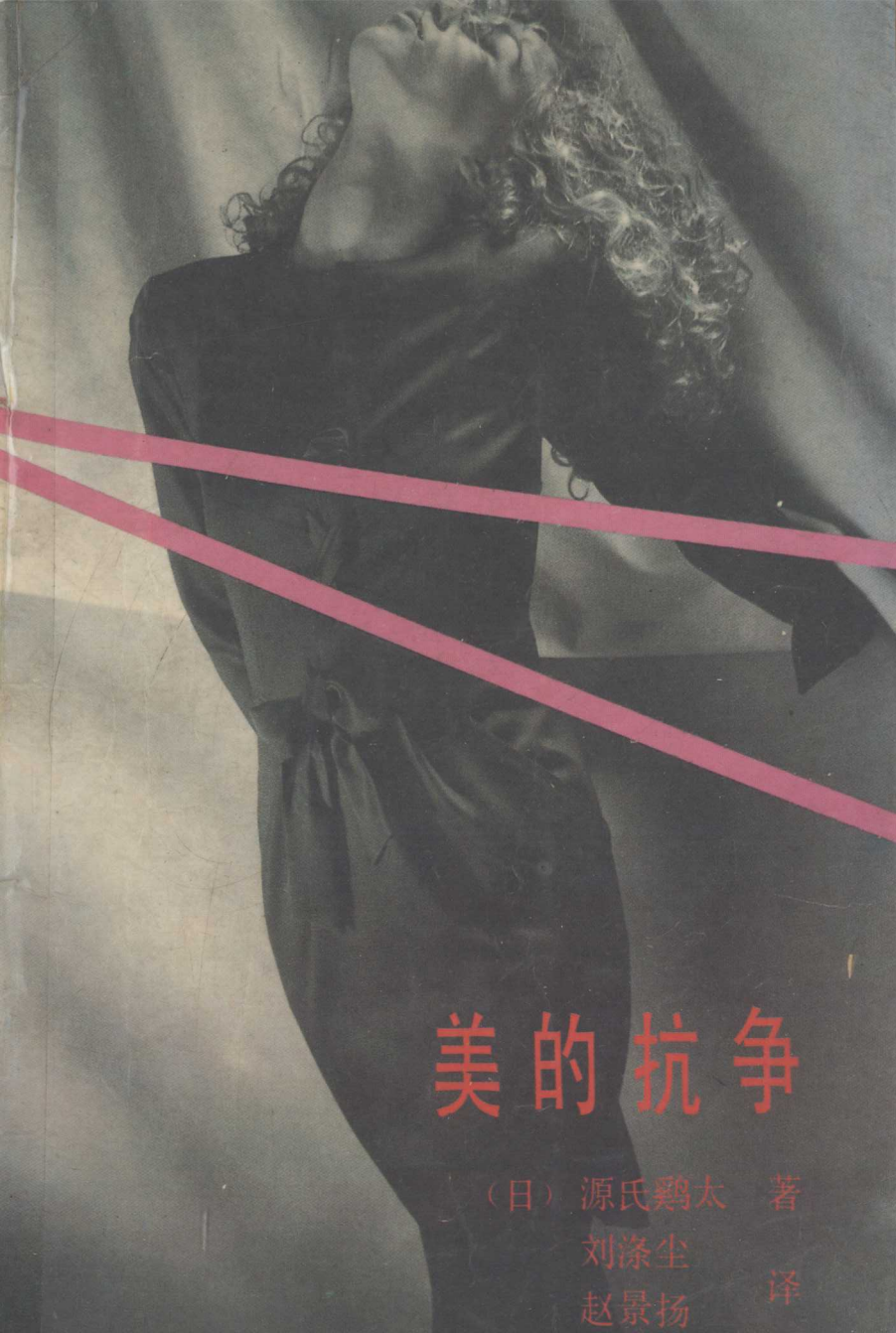




# 美的抗争

(日) 源氏鶏太 著  
刘淦尘 译  
赵景扬

509999



90509999

# 美的抗争

〔日〕源氏鸡太 著  
刘涤尘 赵景扬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年·哈尔滨

002802

(黑)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周晓华

封面设计:徐晓丽



美的抗争

Mei de Kangzheng

〔日〕源氏鸡太 著

刘涤尘 赵景扬 译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1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11

字数:310000

1992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

ISBN 7-207-02570-X/I·422 定价:6.20元



失恋，即便是笼统地讲，也会有轻有重。轻者，喝喝闷酒，忧愁上两三天，时间一长，那种无精打采的劲头儿就会消失，不知不觉地恢复正常。而重者则不然，别说是失恋的当时，就是十年二十年，甚至到死也难以消除心灵深处的创伤，这可谓痛心疾首。

那么，我的失恋该是属于哪一种呢？

有泽修三扪心自问，最后得出的答案是：自己只不过是碰破了点皮儿的轻度失恋而已。

这未必算是嘴硬不认输。眼下绝不是什么痛楚的失恋。首先从精神上讲也不希望是那样。如果看得严重，大好的青春就会因此而毁于一旦。青春在人的一生中只能有一次，要尽最大可能地珍惜，有意义地度过。

今天晚上，我要喝一顿。

至此，有泽修三总算找到了今晚可以痛饮的理由。太高兴了，值得庆幸一番。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在往常当决心要喝上一顿时，劲头会更加十足。可是今天却不同，虽说终于下了决心，可却提不起精神来。反而倒觉得精神不佳，情绪消沉起来。

或许我的失恋要比自己所想的严重。

倘若那样，可就糟了。不过，不管多么糟糕，要是失恋得厉害就得尽快采取对策。

所谓对策，无非就是要尽快忘却那女人。作为手段可以考虑借酒浇愁、打打麻将等，要么干脆去追求别的姑娘。不，还会有更好的办法。

那就是专心致志地埋头工作。这在谁眼里也是堂堂正正的，高尚的。并且充满着悲壮之感，也算是个男子汉应有的作为。另外，对工作埋头苦干，上司对自己的印象也会相应地好起来，出头之日将会到来。再者说，作为年轻小伙子将在工作中得到真正的锻炼，成长为一个象样的人。这岂止

是一举两得，简直有一举三得的价值。

虽然仅仅是一瞬间，然而有泽修三确实产生了那么一种念头。这也可以认为，在有泽修三的内心埋藏着那种期望的种子。可是，在紧接着的一瞬间，有泽修三的嘴里蹦出来一句，哼！那种课长。

无疑这里包含着两重意思，一是非常讨厌那样的课长；二是在那种课长手底下谁会拼命工作呢。对于一名职员，即使有什么不幸，恐怕也不会象有这样感觉更不幸的了。

银座夜晚的霓虹灯早已开始在有泽修三的眼前闪烁起来。

有泽修三今年二十八岁，到公司工作已经四年多了。本来应该是对工作逐渐产生兴趣，而且开始感受到生存价值的年龄。可是，全然不尽人意。早晨起来去公司，几乎感觉不到什么劲头。

然而，有时又自我反省。这种精神状态，对不住三万日元的月薪。可是，自己也是打算做好工作，以对得起三万元的工资。

当然要是问起以什么为标准来做好三万元工资的工作，那就张口结舌难以答复了。可有泽修三想，这也好说。

那样的课长不是每月照拿至少十五万元的工资嘛。

课长嘛，十五万的月薪也好，二十万的月薪也罢，只要是做出了相应的工作那也无妨。只是有泽修三感觉，给那种课长十五万元的工资，不管怎么说也是太多啦。

没有干好工作的课长。

一味对部下乱耍威风，又不承担责任的课长。

整天以和公司董事连姻为自豪的自大课长。

唉，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也还可以忽略不计，是社会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可是，有泽修三还早就清楚地知道：那家伙还强行从公司的客户那里索取贿赂呐！

。这事是有泽修三所不能容忍的，而且那也不是从一家或两家那里索要的。

固然，营业必有服务费的问题。这方面的常识有泽修三还是知道的。就是他自己也有时从主顾那里得到衬衣或是袜子之类的。可是课长就不同了，他始终坚持现金主义。并且，课长的这种恶习正在成为一种倾向慢

慢地在下属中间蔓延开来。

要是这样下去，这个公司就会垮台。

有泽修三时时这么考虑。与其说这是有泽修三爱社精神的体现，不如看作这是作为一个人在现阶段洁癖清高感所至的缘故。充其量不过是到公司工作才四年，还远远不可能培养成一个具有爱社精神的人。不过，就是工作二十年以上而毫无爱社精神的人也不算少。这位课长实际上就是那种人。而这位课长如今还兼着部长之职。

关于课长，有泽修三老早就感到可疑，觉察到那一决定性事实还是在距今一年之前。

那还是一次在和S工业交易洽谈之后，那里的公司经理将一个信封送到有泽修三面前，说：

“请收下这个吧。”

有泽修三纳闷地问道：

“这是什么？”

“是礼品呀！”

“礼品？”

“三万日元。也许少些，就请原谅吧。”

S工业经理似乎理所应当地解释说。S工业是个株式会社，是和个人经营差不多的中小企业。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有泽修三愤然地说道。

“嫌太少吗？”

“我是说没有理由收下它。”

“不过，您先别这样讲，我是不会向任何人说的。”

“我倒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讲不能收这种东西，也没有那个打算。”

“可是，”

“经理，”有泽修三一本正经地说，“如果非让我收下的话，我回公司后要向课长报告此事，请他考虑以后和贵公司的交易问题。”

S工业公司经理吃惊地望着修三。过了一会儿，他似乎终于明白了，修三是真心实意讲的那番话。

“实在是对不起！”

“把这个收起来吧。”

“如果这样做合您心意的话。”

说着，S工业经理将特意拿出的那装有三万元钱的信封又揣到自己的腰包里。有泽修三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一举动，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在心灵深处的某个地方，大概不能断言没有那个想法：

可惜呀……。难得的三万元……。要是有了上三万元，真可以好好地喝上一顿啊……。

同时也产生了这么个疑问，若是如此，每次交易时，S工业不都要付出贿赂吗？以前那位和S工业打交道的，调到仙台分公司工作去了，取而代之由有泽修三负责了，所以，对有泽修三来讲，这是和S工业第一次交往。

“请您忘掉刚才的事吧。”S工业经理说。

“那么也请你们今后根本就不要考虑这种事情。交易归交易，光明正大坚持到底。”

“当然，那也是我们求之不得的。说句老实话，这三万元对我们公司来讲，往外拿与不拿是大不一样的。”

已经到了傍晚时分。

“对不起，我该告辞了。”有泽修三起身要走。

S工业经理说：

“我也正要回去。”

于是，两人一起来到外面。

“有泽君，到附近小吃铺去喝上一杯不好吗？”

“小吃铺？”

“小吃铺，总可以吧？当然，和刚才的事没关系。我不由得想和你喝一杯了。你不会反对吧？”

既然说到这个份上，有泽修三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自己又不是讨厌酒的人。加之感到S工业经理充满诚意。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啦，因为爱自己的买卖，偏偏还要和可以说是毛孩子的有泽修三俯就谦恭。也许是内心感到遗憾吧。有泽修三正因为懂得了这一点，才不得不对自己刚才那种强

硬的高压腔调反省起来。

“如果是小吃铺的话。”

有泽修三也表示了有那个兴致。

“太好啦。倘若连小吃铺也遭拒绝，我想那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

S工业经理一块石头落了地，松了口气。

两个人边聊边谈地走了一会。

“就在这里。”

S工业经理说的一点儿不假，的的确确是一家卖五香菜串儿的小吃铺。

有泽修三原以为所谓小吃铺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可能会被带到一个名副其实的更象样的小饭馆之类的地方，但这一想法落空了。可有泽修三又一想，这样反而随便些，心情也就快活了。

“蛮好哟！”

两人吃着五香菜串儿，喝着酒。要是啤酒，就这种喝法，有泽修三也能喝上半打。S工业经理呢，也喜欢喝酒，可似乎酒量不那么大，很快就醉了。

“有泽君，刚才我在你面前现丑啦。”

“那件事就别提了。”

有泽修三不好意思地打断了他的话。

“可是，我喜欢起你来了。是真的呀，我没有说瞎话。”

S工业经理的舌头有些不好使了。

“如果人都象你这样那就太好喽。”

“您是说，不是这样的人多吗？”

“看来，有泽君好象什么也不清楚呀。”

S工业经理似乎话里有话，吞吞吐吐地不干脆。或许说不定能酒后吐真言呢。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算了吧，不说它啦。”

“经理，既然话已到嘴边，就不要再咽回去了。”

“是的，不能咽下去啊，有泽君。”

“那您就……”

“有泽君，我要说的就是贿赂这东西呀，是一种必要的陋习。”

“必要的陋习？”

“就是互相帮助。”

“……”

“因此，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才得到了多方帮助呀。”

“……”

“要不那样，到底敌不过大公司。”

“可是”

“请你让我接着说下去。喂，我说呀，谎话这个东西是不是令人讨厌啊？”

“那是。”

“可是，没有谎言的世界，果真就好过、容易活吗？”

“……”

“如果世上全都是老实人，你呀，就会因为被死死地束缚，憋得受不了喽。”

“……”

“夫妻之间有时候也要撒撒谎的。何况做买卖呢？那就是你死我活的战场呀。”

“您要讲的，就是刚才我没收好处费的事吧？”

“不，你是好样的啊。一辈子嘛我能不说，我希望你今后一年也好，两年也行，保持现在这个纯正，真的。”

“我倒不是象您说得那样好。我既嫖女人也适当地说些瞎话。”

“那是另外一码事。我要说的是你不索取贿赂的精神。”

“……”

“可是，要让我来说，过于一本正经，多少也会带来麻烦的。”

“麻烦？”

“您不明白吧？”

“可您刚才不是说，不出那三万元也可得到帮助吗？”

“是的，是那么说的。事实也是如此。不过，我怕的是今后的买卖呀！”

“今后的买卖？”

“已经不能哼啊哈的听过去了事了吧？不过……”

“不过什么？”

“在你们课长没变动之前，我想也没关系。”

“我们课长他？”

有泽修三表示了极大兴趣。

“不能再说下去啦。喝多了，嘴没有把门的啦。”

S工业经理有些狼狈地说。可也说不定是装成醉意，借着酒劲打算向有泽修三吐露点真情。

“唉，请讲讲吧。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不听为妙啊。”

“我很想听。”

S工业经理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又说：

“那么，就讲给你听吧。”

“请您务必讲讲。”

“但是，你要说出去是我讲的，可绝对不行哟。”

“我可以发誓。”

“明天，我想给你们课长那送去十五万元。”

“课长会收下吗？”

“会收下的。”

“这种事，过去有过几次？”

“你可以认为是有的。”

“那可太成问题了。”

“不，作为我们，正如刚才和你所说的那样，我们得救了，多亏了课长呀。”

“……”

“不光是我们。”

“……”

“和我们差不多的公司，这事已成为常识啦。”

“那样，大家团结起来，不干那种蠢事不好吗？光是一个公司不送，课

长会对那家公司找别扭，但大家都不给他的话，他不就不行了嘛？”

“有泽君。我们虽然也因此而气愤，可还要仰仗着课长啊。如果你不明白那里的道道可就糟了。这是关键之所在。”

“.....”

“再者，也有说送到课长处的钱一部分还要向更上头的大人物转呈呐。”

“.....”

“那一来，我们更加感谢课长啦。”

有泽修三默默地听着，不作声。本来那位课长就够让人恶心的了。再加上今天又听到这种丑事，真想向总经理或是谁告御状。S工业经理似乎觉察到了有泽修三这种心境。他继续说：

“所以说，有泽君，可不能和人讲这件事哦。说出去你要遭人嫉恨，吃亏的只是你自己。因为你也毫无证据啊。就是我，到时候正颜厉色一本正经地说既没干过那事，也不记得说过那个话，你不就傻眼了吗？就希望这样发迹下去，平平稳稳地度过人生。人生就是那么一回事。哎，说起人生真是可悲可叹呐，有泽君。”

有泽修三告别了要再换一家继续喝的S工业经理，成了一个人。他确实醉了。但在他那已醉的大脑中，S工业经理刚才那番话却始终不肯离去。

说起人生，真是可悲可叹呐，有泽君。

不，不只是这一句话，还有讲那番话时S工业经理那腔调以及凄凉的表情都印在了脑海里。

因为是那么深有感触的现身说法，毫无胡编乱造之感。并且，那言谈话语中似乎充满了对年轻的有泽修三的厚爱。

有泽修三打心眼里也着实感谢。而S工业经理所讲的道理也并非不可理解。不过，在心灵深处的什么地方，朦朦胧胧地欲说个：

可是.....

其中原因之一，也许和有泽修三平时就很讨厌的课长的不正行为有关吧。这话是作为与自己无关的闲话听的，或许说声“明白了”就可简单放过。

有泽修三已经二十八岁了，无需再说也清楚人世间必要的陋习的存在。并且也知道那种必要的陋习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起着润滑油的作用。对于此种必要之罪恶倘若要发挥某种奇妙的正义感的话，那么，社会齿轮的正常运转将遭到破坏。

S工业经理说过，多亏了课长。假如，有泽修三揭露了课长这方面的问題，自己可能暂时发泄了郁愤，心里痛快了。可是很快会给S工业经理带来极大的麻烦。不仅如此，最后连有泽修三本人也要蒙受损失。正因为如此，S工业经理才对有泽修三讲要学乖些。也正是因为明白这一切，才感到十分窝心和遗憾。

有泽修三闷闷不乐地继续往前走。似乎再次感知到人世间的复杂。宛如再向前走就会碰撞到人生这堵大厚墙上。而这堵大厚墙是一个人的力量怎么也奈何不了它的。

今后还要每天与课长见面。每当见到他那脸孔肯定会产生一个念头：这位课长到处从客户那里索取贿赂。

并且，只要想像一下对那样的课长还要若无其事地低三下四的辛酸难受劲儿，就不禁毛骨悚然起来。

“哎唷……”

好象是谁在打招呼。

有泽修三抬起头来。一个年轻女子正在那里有些担心似地望着他。

“啊，这不是片岸小姐吗！”

有泽修三得救了似地松了一口气。

这位女子是自己同一个公司福利保健课的片岸规子。倒不是有泽修三和这位片岸规子小姐一直那么亲热。说得极端点，仅仅是因工作关系说过几次话罢了。

她长得不怎么漂亮，也没有着意打扮或是有什么特别洒脱浮华的举止。总是一个人无声地站在角落里。因此，在公司里一向不怎么起眼。虽说不起眼，可也不是一点不显眼。她非常珍重自己，……

不过，以上这种印象不是当时那一瞬间有泽修三所感觉到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那么认为的。

“你是怎么搞的？”

“什么怎么搞的？”有泽修三诧异地问道。

“没有，就算啦。”

片岸规子放心似地说了之后，莞尔一笑。那笑脸未必有恶意。

哎？怪事！

有泽修三怀着那样的念头，重新打量起了她。

确实不是一下子就能迷住人的美人。可如果仔细端详，倒是容貌端庄，洁净秀气，不高不低不胖不瘦，白净的皮肤。而且在这位姑娘的身上的什么地方显露出一股平民百姓的朴实无华的气息。

不错……

有泽修三心想如果今后交往交往，说不定会发现她更多的优点呢。

有泽修三喜好喝酒，也决不嫌弃游玩。眼下想先存点儿钱什么的，进取精神完全皆无，所以工资的一大半可以说都花到吃喝玩乐上去了。而且要说交际的女人嘛，只限于酒吧间或是小酒馆的女人。不过，有泽修三去的地方，也不可能是一流的。例如，即便地方是在东京繁华的银座，可在那个银座充其量是个三流或近似三流。但这始终是掏自己腰包去的时候，如果是为公司办事而借机游逛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可是，有泽修三不怎么喜欢假公济私，即便有，大体也是陪同去，不自在，也没什么意思。

在这方面，掏自己腰包，哪怕是三流的，也心情畅快。首先，那种三流的酒吧无需装模作样，轻松自在。因此提起有泽修三过去交往的女人，基本上都是这种酒吧的女人。

三流的酒吧不一定就只有三流的女子。那正象一流的酒吧不一定全是一流的女子一样。那一点姑且不论，总之，在那样的三流酒吧间里，有泽修三还算是个受欢迎的人。大概也是由于有泽修三知情达理，懂得与身份相适应这点，既不下贱卑鄙，也不追求虚荣讲排场。再加上长相也能说得过去，虽然不是美男子，但也是精明强干恰到好处。

有泽修三同那里的女人过去也有过几次特别的交往。虽说是关系密切，但从未考虑过要结婚什么的。对方也同样，似乎不是出于那种期待才以身相许的。即使下次再去，仍会若无其事地陪伴自己。而有泽修三更满不在乎。至少有泽修三从不向外泄露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女人的名字。因为对方干的就是这行。那种事要是谣传出去，会糟糕透顶十分难收拾，就

是出于这种考虑才采取了绝不泄密主义。即便是自己也可以想象，成为那种传说的对象也不会太愉快的。

有泽修三直到刚才还被S工业经理夸奖为好青年，他之所以回答说：我也嫖女人。就是因为想起以上那些事情。

然而，与那些酒吧间的女人相比，站在眼前的片岸规子看上去却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女人。要说理所当然，那也自然毫无疑问。但对于有泽修三来说，感到似乎是一个新的发现。

不消说，有泽修三所在的公司里有许多女办事员。过去有泽修一向对那些女办事员不感兴趣，也不问津。有时候，去喝茶的女的也是有的。可是并没有因此而这呀那呀的评头品足。另外，在记忆当中就从没有意识到过那些女办事员们与酒吧的女招待们有什么两样。

但是，对片岸规子却清醒地感知到了那一点。并且，甚至考虑到今后要能够来往下去的话，就……

“再见！”

片岸规子正要离去。

“稍等一下……”有泽修三不由地叫住了她。

“什么事？”片岸规子回过头来，问道。

“你怎么呆在这个地方？”

“我住的地方就在这附近呀。”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有泽修三环视了一下周围，是靠近目黑站。

“可有泽君你为什么来到这儿呢？有泽君的公寓确实应该是在高圆寺那儿吧？”

有泽修三感到有些吃惊！

“你怎么知道那地方的？”

“啊……”

片岸规子被冷不防地一问，臊红了脸。

“是无意中的。”

“无意中？”

“是呀，是整理健康保险卡片时无意中看到并记住的啊。”

“难怪呢。”

有泽修三随后主动地回答了她先前的发问：

“我是去S工业那儿了。”

“哦，是那样呀。”

“那之后，又应S工业经理之邀，到小吃铺喝了杯酒。”

“怪不得你的脸看上去有些红呢。”

“是发红吗？”

说话过程当中，有泽修三似乎感觉到自己的心情比与其见面前要安稳得多了。这太值得庆幸了。虽然时间短暂，但那也是由于和这位姑娘说话的结果吧。若是如此，再多在一起呆一会儿不就更踏实了吗。

有泽修三思忖着，有没有什么借口能和这姑娘多在一起呆会儿。或许是有泽修三的心理作用，总感觉片岸规子好象也在等着他的邀请似的。那么说，好象是女的没有勇气自己主动说出口了。可是说不定这件事倒是有泽修三的骄傲。

“你呀！”有泽修三终于开口。

“什么呀？”

“方才，你着我，说了‘怎么搞的’了吧？”

片岸规子点头表示说过。

“那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不好说呀。”

“有什么不好说的？”

“不过，你要知道那只不过是我的直感。”

“直感？”

“你有没有什么心事呀？”

“心事？”

“对不起。”

“你不必客气，有什么想法就照直说好了。”

“我从对面走过来，一下子就注意到了有泽君。可是，总感到不象是往常的有泽君呀。”

“往常的？”

“有泽君，不管什么时候总是精神饱满，心情愉快的吧？”

“是的，尽管我确实醉了，但我不至于说出非本心的话。”

“那我明白，可是……”

“你急着回家吗？”

“你要做什么？”

“如果你不那么急的话，请陪我十分、二十分钟好吗？”

“我倒没关系。可……”

看到片岸规子不由地高兴起来的样子，恐怕是有泽修三的骄傲与自豪吧。

“那么，就决定了。”

“好的。”

片岸规子立即作出反应似地答道。

“去哪儿？到哪儿的饮食店去吧。”

“行呀。”

两个人举步向前走去。片岸规子高高兴兴地与有泽修三肩并肩地走着。他似乎闻到一股微微的香水味，令他感到身边有位女性。

“说真格的。”

“什么？”

“今晚我还想再喝点。”

“不要紧吗？”

“你问钱吗？”

“这是一方面，但主要是你身体。”

“身体绝对不必担心。钱嘛，大话不敢说，两千元还是有的。”

“那样，你就喝呗。”

“不过，如果我喝，你会不会逃走？”

“你说什么逃走？”

“饮食店倒是让人放心。可不是可以一起去喝酒的地方。”

“是呀！”片岸规子考虑了一下说，“顺便去一下喝酒的场所吧。”

“寿司店，怎么样？”

有泽修三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也许是由于看到了寿司店的招牌就在

前面不远之处。

“寿司店……”

“不要紧吧？”

“是的。”

“太好啦！”

有泽修三兴致勃勃地说着，一头钻进了那家寿司店。片岸规子也随后跟了进去。

“您来了，欢迎欢迎。”

店里的服务员热情地迎上来打招呼。

有泽修三避开柜台，在一张靠墙的桌子旁边落了座。在不显眼的地方，一个人要些寿司饭卷，到饭后付款的时候也无需感到糟糕为难。而且，象有泽修三这样的靠工资生活的职员，那大概是自然的吧。带个女人来，有必要讲排场的时候是另外一码事。但是，有泽修三感觉对片岸规子没那个必要。都在同一个公司里工作，谁能拿多少薪水，互相都清楚。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对于片岸规子，有泽修三也没产生什么摆阔气的念头。但是，这事也不是为了慢待片岸规子。这无疑是片岸规子身边所洋溢着的平民气氛自然使他那样做的。

“要两个人的寿司，再要瓶啤酒。”

有泽修三要了酒菜之后，心想：可是……

他想起了刚才S工业公司要给他的那装有三万日元的信封。这三万元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如果悄悄地收起那笔钱，也就不需要这么小里小气了。即使订寿司饭卷，也许会说要两份上等寿司。

唉，岂止如此，不邀请片岸规子，不也会一个人跑到银座的酒吧间嘛。有句俗话叫作不义之财，不得好花。出于良心上的谴责，有了这笔不正当的钱也许会落得个胡花乱折腾，挥霍浪费的结果。

那种钱我还是不收为妙啊。

想是那么想了，可一旦那么想，便必然要在内心大声疾呼起来：

课长那家伙！

啤酒先送来了。酒杯嘛，当然是两个。

“请！”